

中梵需要談判，但不能損及教會真貌

陳日君樞機親述 林純慧訪問

問：近年，有些中國大陸上的天主教人士，當中不乏教廷任命而中方承認的主教，在公開的雜誌中撰文，宣揚「獨立自主自辦教會」為中國天主教會應走道路的文章。「你認為這對中國教會發展及中梵對話帶來什麼影響？」

陳日君樞機：在與大陸主教對話時，我們感到很有福又慚愧，我們真的可以自由說話。我不會太

嚴厲批評撰文者的言論，因為他們所寫的未必是其真正願意說的，可能受到愛國會或政府所要求的，自有其難言之處。

教廷與中國政府對話有困難，這個在政府控制之下的教會要政府接受她也是困難的，因此我們要努力去說服政府：他們現行的一套並非天主教，天主教不是獨立自主自辦的。為什麼他們不能接受真正的天主教？今天的中國已非關閉國家，不少官員曾往西方及其他地方考察，應當瞭解到天主教以羅馬教廷為中心管治，並非獨立自

「該等文章，在包括《中國天主教》在內的愛國會所辦報刊中屢見不鮮。」

辦，而全球各國都不會以政治態度來看待天主教會。天主教既非獨立自辦，也不是政治問題。

中國政府需要接受天主教會，而不是控制她。教會初期確有神學家有獨立自辦的看法，但是教會的道理是有進步的，她是聖神領導，至今，教會有中央堅強的領導。種種歷史因素，使教會演變至今，而我們的國家似乎想從頭再試。歷史上，很多國家想控制教會，尤其是權力集中的皇帝，但今天，歐美多接受民主概念，明白到政府不應該管理教會，以真正民主精神對待教會，教會也獨立於政權以外，民主不需要強權管理，人民自己可以選擇接受現代文明，本著宗教自由原則，天主教是為維持信仰道理，而其制度歷史上演變，聖神帶領教會進步。由教宗領導的教會，在進步中已經是一個階段，政府應該以真正尊重老百姓的態度去尊重天主教。

今天的中國天主教，正如其他國家的天主教，不可以放棄這由教宗領導的制度，而這制度

對國家絕對有益無害。因為自由的天主教一定可以對國家更有貢獻，自由的天主教等於開放的國家，一如在全球各國，這肯定對國家有貢獻。

問：有些人士的文章認為「民主辦教」概念結合梵二發展本地化教會精神。你如何評論此說？

陳日君樞機：不可這樣理解的。肯定梵二強調信徒身份，但梵二大會有平衡的結論，梵二的憲章重申「天主子民」的角色，天主的救恩是為大家的，但天主子民，包括平信徒及神職人員。在救恩的大團體，分神職及非神職，教會強調不可推翻這基本的分別。梵二後有些對此的態度偏差。

一方面，梵二說教會要入世，就有神職人員趨向多做平信徒的工作；另一方面在禮儀中平信徒趨向神職化。兩者都錯誤，教會有基本平等的角色，神職是司祭要服務天主子民，而天主子民也有君王、先知和司祭身份，應該平衡這身份，才能明白大公會議所指的真正民主精神。例如：在荷蘭教會，牧民議會凌駕於主教之上，信仰及聖召也

就日漸衰退。相反，正常的發展地區，堅持神職不能缺少，聖石危機卻逐漸過去。有天主的祝福，教會不缺少神職人員。

天主教會沒有民主制度，卻有民主精神。以香港為例。按傳統教規教區會議原來主要由神職人員參與。四十幾年前在梵二後本教區召開教區會議，成員大大增加了教友成份，造成不平衡現象，會議不太成功。後來，在禧年召開的另一次教區會議，神職及教友各佔一半，個人、團體代表都有，這才為教區帶來了梵二大公會議的成果。

愛國會是「不正常的」平信徒參與，凌駕主教之上。它依仗政府的權力，完全操縱教會。然而，愛國會在地方及全國層面，有不同的表現。有些地方主教仍有權威，某程度上可以制衡愛國會的權力。但至於全國，主教們無從發揮影響。

自二零一零年十二月的「八大」（中國天主教第八屆代表會議）以來似乎出現一個新局面，公開團體由新一批主教領導，而愛國會前任副主席

退休，成為「一會一團」的名譽主席。可惜，事實並沒有真正轉變過來。像主席團人選，明顯是政府內定了，不是由代表真正選出。這些組織架構凌駕於主教們之上，更遑論民主精神。

「八大」後，一會一團去了昆明及福建開會，兩者似乎擺脫了幹部領導會議，但是根本沒有改變，政府幹部還是由北京去了昆明及福建，主教們服從官員，沒有見到真正開放的景象。

問：目前的中國教會應如何體現民主精神？

陳日君樞機：根本無可能。我們在自由的教會，正常的民主化中生活，與「中央領導之下的民主化」不同。前者是主教領導的沒有民主制度的體制，但擁有民主精神；後者是愛國會的領導的「民主化」，主教不能領導，連民主精神也沒有。

我在大陸修院教書時鼓勵教友參與教會，但是體驗到愛國會完全控制，整個制度是反民主、假民主，甚至不歡迎好教友參與。

內地教會的教友團體沒有權力，一如在專制

權威下的老百姓。愛國會反民主，控制教友和神父。華東有一位地下神父轉到地上教會後，反而覺得在地下更加自由，當地愛國會指揮他工作，連到教友家付終傳時也不准他開彌撒。

問：你對國內的主教身兼愛國會身份感到失望？取締愛國會有助中梵改善關係？

陳日君樞機：我曾有幻想，以為大陸的主教可以爭取建立真正共融的主教團，不受愛國會控制，從裡面領導教會。但是目前所謂的主教團的領導，是忠於教會共融的嗎？他們根本不會提倡及促進教會的改革。我承認對中國教會的看法悲觀。所以，寄望教廷與政府進行真正的對話，國家領導人要真正明白，目前他們辦的不是真正的天主教，只有教廷才能夠幫助這個遭腐蝕的教會，因為這教會已經沒有力量改變自己了。

教宗在二零零七年寫給中國天主教徒的信函採取寬容態度，讓「地上」主教繼續，沒要求他們立刻脫離愛國會。當時，普遍希望國內教會自

行改革，可惜沒有成功，使教友很迷惘。

有人以為教會很矛盾，一方面指出愛國會與天主教教義不符，另一方面卻容許主教留在愛國會。其實，這些主教並沒有做到教廷的要求，軟弱的他們常妥協，沒有從裡面取締愛國會。

問：教廷在二零一一年樂山和汕頭兩宗非法晉牧後，宣佈兩人自科絕罰。中方要求教廷「撤銷絕罰」，以顯示梵方改善關係的誠意。中梵關係處於低谷，你認為如何打開僵局？你擔心中方繼續祝聖非法主教嗎？

陳日君樞機：教廷一直採取寬容的態度，對於多年來的非法祝聖案沒有「宣佈」絕罰。（如：在二零零六年有三宗非法祝聖。）現在二零一零年有了十宗雙方都認可的晉牧禮，北京卻忽然在承德事件上又轉變態度。在教廷極度容忍的情況下，郭金才事件特別嚴重。過去內地教會和教廷沒有太多機會溝通，但承德的事那時還在討論中（包括承德教區不存在的問題），因此中方的舉措是對教

廷不尊重，這些強暴做法令人失望。是中方造成了僵局。

二零一一年兩位非法主教，曾有充份的渠道與梵方接觸，但他們完全不聽取教廷勸告，他們的行為陷入自科絕罰，所以教廷發出聲明，以免教友不理解目前教會是怎樣的狀況。

我不擔心再有非法祝聖，只擔心教友迷惘。教廷一直關心主教出缺的教區，希望選出中梵雙方都接受的人，這幾年輕率批准一些中方強要的人選，終於出現非法祝聖被迫絕罰，其實每宗絕罰令人痛心。教會受挫折了，但祇要教友仍然有信心，不用害怕。非法祝聖好比癌症，絕罰有如開刀切除腫瘤。教廷一直容忍各種問題，但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，中方肆意向教廷挑戰，梵方被迫採取此策來保護教會，這需要勇氣，為的是避免教會的面目模糊。

教宗很溫和、忍耐，鼓勵教友要勇敢，要接受眼前的失敗。不能常讓步。他們想保護教產、

想教堂免被清拆，卻賠上了信仰的價值。

至於內地的合法主教，若違反紀律，教宗亦可以取消主教任命或請他辭職。因此，若曾參與非法祝聖或與非法者共祭，立了壞表樣，他們要向教宗交代事件，要懺悔，重新取得公信力以領導教友。目前尚有一些參與非法祝聖的個案未處理完，但最近教廷的立場比較清楚了。教廷當然瞭解到大陸主教所受壓力，包括面對誘惑，如：金錢、身份、批准建堂等。相信有些主教可能被人要脅，以為祇可以承受屈辱唯命是從。其實他們可以謙虛懺悔，面對事實。教會是寬恕的團體，罪人在天主面前可以重新做人，或者辭職不當主教，不可以就範而去做違心的事。

大家都是罪人，只要真心悔改會得到支持的。達味與撒羅滿都犯罪，達味軟弱但沒有放棄天主；撒羅滿卻棄絕天主支持邪教。兩者犯罪的嚴重性很不一樣。

問：有人撰文認為「沒有主教，就沒有教會」，所

以迫切地自選自聖主教，你同意嗎？

陳日君樞機：教會自選自聖，是主教被國家領導了，國家希望製造的一批不是真正主教，是政府辦教所需要的工具。教廷已盡量遷就，在二零一零年一年內批准十位主教，但可惜他們當中有教宗所指的「投機分子」，他們不是真正的牧者，而受政府控制，不可能領導我們的教會。我們不能讓神聖的職務，被人當作政治的工具。政府幹部多次把聖經神聖的句語，如「莊稼多，工人少」、「凱撒的歸凱撒，天主的歸天主」任意曲解，濫用神聖的話來講荒謬的道理。所謂需要自選自聖「無可厚非」只是強化政府領導教會，令人難以接受。如果再有非法祝聖，自科絕罰會繼續，這是無可避免的。

事實上，中國政府可以真正與教廷談判。天主教會本來是怎樣的就該是怎樣的。教廷在多處很遷就，而中方要推翻底線，對教宗是很大的侮辱。教宗很容忍，但是繼續容忍會使天主教會面

貌模糊，所以現在是採取硬朗立場的時候了。

問：中國主教需要哪些培育？有文章提及要提高神父修女的政治敏感，你認為如何？

陳日君樞機：大陸教會缺乏培育，尤其神修方面，這與缺乏中年神職人員的模範及指導有關。在大陸修院裡神修輔導、聖召辨別也做得不多。

提高人的政治關懷無可厚非，有知識的人要對國家事務關懷，但要注意內容及動機。要先明白事實，對社會有正確的瞭解，才可以準確論政。其實，信理神學、靈修、哲學歷史等科目，可助思想進步，提高政治敏感度。希望將來政府真正開放時，普世教會再能幫忙國內的培育工作。

問：二零一二年是《教宗本篤十六世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天主教會的主教、司鐸、度奉獻生活者及教友的信》發表五周年，你認為哪內容已經實踐？五年前，你向教廷爭取召開中國事務會議及成立中國委員會，至今達到當初的期望？

陳日君樞機：可惜，五年後，教宗信函的期望尚

未做到。更痛心的是其內容被人歪曲了，有人把「修和」說爲「立刻合一」，這是非常嚴重的、故意的錯誤。可惜某些權威支持這般解釋，信函發出兩年後才在「綱要」的註解裡澄清了這一點，推翻了那錯誤的解釋。如信中所說，國內有架構凌駕在主教之上，若修和理解成爲地上、地下團體要立即合併，那只會令地下團體失去自由。

教宗的信函被浪費了。二零零七年教廷召開的中國教會會議，也被浪費了。當時建議教廷寫信鼓勵主教，接受牧函及實行其中內容，但信沒寫，中國教會事務委員會也被浪費了：會議討論多時後，大家同意不與愛國會合作，但是沒有執行這共識，使人痛心。

問：對中國教會未來五年有何展望？

陳日君樞機：這是一場淒涼的仗，唯一可做的是暫時停戰，收拾殘局，埋葬死屍、拯救傷兵。地下地上團體都需要清晰的路向。或許壞事能成爲好事，接受目前挫敗，聚集力量重新組織起來。

指示清晰路向是教廷的責任，不能因政府強硬堅持而繼續妥協。對於地上地下團體，希望教廷能給予雙方更多支持，包括任命主教。我們境外的人能做的不多。中國教會彷彿進入冬眠，希望有奇蹟春天早來，使中國政府理解應付出誠意與教廷談判，給予大陸的天主教會真正的自由。

近年，教會各方有更多聲音，要求釋放被捕的神職人員，願大家繼續爲他們祈禱。

問：你擔心大陸教會的情況，影響香港教會？

陳日君樞機：不擔心。不相信有香港教徒會希望像大陸教會一樣。香港的天主教享受自由。香港的教友不會欣賞大陸受制於政府的一套，只要教會團結，一定能擺脫控制，自由地跟隨教宗，忠於天主。

謝謝樞機！

□